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寅九年春正月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時給事中夏言建言請分祀天地　上納之下廷議詹事霍韜議曰臣伏奉明詔命臣等議南郊典禮臣等愚昧豈能仰贊萬一謹考證古禮以塞明詔而已矣臣竊覩之凡諸臣工有勸　陛下法祖宗成憲者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

矣。凡糾劾姦臣者。則據律而定其罪曰。紊亂朝政。又曰變亂成法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詞矣。況斯禮也。有輔臣賛謀。有禮官職掌。有言官剏議。如曰論罪。自有任其責者。百官亦惟將順德意而已矣。無容贅一詞矣。臣從百官之後。豈敢異同於其間哉。竊聞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慈孫。見父祖遺物。愴惻之心生焉。是故有見遺衣而涕泣者矣。有入故宮而彷徨追慕者矣。有見父祖舊臣。而惻然感以悲者矣。是皆仁人孝子。天秉秉彛。不能自已之良心也。百官祖考。皆高皇帝之臣也。百六十年。長子育孫。皆 太祖皇帝至

德也。其敢忘乎。故凡仰　太祖聖制。戴之如天地。欽之如神明。亦其天秉秉彝不能自已也。正德年間。姦臣逆黨充斥宇宙。懲以　太祖之法。則肅然震悚。然懼而縮首就刑。何也　太祖皇帝。天所命以開億萬載太平者也。造萬邦之命于億萬斯年者也。是故我　太祖皇帝。心即天意也。口即天言也。臣民得罪于　太祖之法。即得罪于天也。敢勿懼乎。今日臣工。不敢輕議　太祖之法。其亦天秉秉彝不能自已者也。南北郊分祀之禮　太祖行之十年。然後創合祀之制。是時也　太祖已五十矣。蓋在知命之年矣。其仰體天道。內察天心。蓋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矣。臣今不敢輕為片詞以議其得失。

非曰淺識不敢以窺聖謨實戴　太祖之德所以戴天也畏　太祖之法所以畏天也實臣愚陋懇悃不能自已之情也臣謹錄爲考訂分款彙進上塵聖覽伏惟陛下憫臣愚誠赦臣罪戾將考過典禮發下禮官參酌施行臣不勝幸甚○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臣謹按大宗伯之職首祀昊天上帝即祀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林川澤不祀地示何也或曰祀社即社地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周禮出自

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僞撰以誑後世故不足準
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
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臣謹按玉作六
器禮天禮地不禮社稷何也或曰周人祀地於社是故
祀社稷則不言祀地禮地則不言禮社稷互見○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
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臣謹按祀昊天上帝矣
祀五帝矣享先王先公矣祀四望山川矣祭社稷五祀
矣不享地示何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

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或曰祭社稷卽祭地也未知孰是又曰祀五帝亦大裘而冕臣謹按祀炎帝以夏月若服大裘則炎暑而裘非所堪也周禮可疑者一也又袞冕十二旒天子之服也鷩冕九旒諸侯之服也以祀先公謂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祖也猶可言也玄冕三旒大夫之服也祭羣小祀以天子之服可也乃服大夫之服上下何以辯也周禮可疑者二也○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臣謹按此乃漢儒所穢以倡南北郊之張本也今考之胡宏曰王莽爲之也蓋有欲也臣按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四言者萬世樂律本源也詩樂章也所以宣志也歌之咏嘆抑揚所以永言也言之永也清濁高下五聲備矣故曰聲依永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永所生也是故永言焉而五聲備矣非外永言求五聲也十二律節五聲者也其節之也諧諧陰陽者也今於十二律獨用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十二律缺八律也五聲缺商聲也律呂不備何以言樂五聲

不備何以協諧如是而曰格天神非所知也黃鍾爲宮下生林鍾爲徵陽生陰也林鍾上生太簇爲商陰生陽也太簇下生南呂爲羽陽生陰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陰生陽也陰陽旋相生也樂之成也今也函鍾生太簇太簇不生南呂而生姑洗是倫相奪也八音何以諧也如是而曰格地示非所知也又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乃王莽誣太后之說也昔者王莽之將篡也曰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是地示見靈之說也又作銅櫃署曰天帝行璽金櫃是天神下降之說也皆淫巫瞽史之妖技聖世所無者也謂爲周公之書臣不敢知也○乃奏英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
以享先祖。臣謹按大濩殷人之樂也。大武周之樂也。舞
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閟考
妣合祀矣。未聞妣先考享也。蓋至是祖考祖妣亦分祀
矣。豈直天地分祀而已也。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
廟祀之。魯人謂之閟宮。臣按周人無別廟姜嫄之禮。周
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有徵也。魯頌
閟宮。美僖公脩宗廟。非以姜嫄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
郊稷。是故姜嫄帝嚳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帝嚳
可也。如祀姜嫄不祀帝嚳。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禽獸
之道也。聖世所無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非周

公書也。王莽劉歆僞爲之也。蓋媚太后之術也。昔王莽爲安漢公。謟事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曰。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是故太后喜曰。他年廟食百世不遷也。後莽簒位。欲改太后舊號。恐不見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是故太后喜曰。不得爲漢家皇太后。猶得爲新室文母也。亦猶周室姜嫄也。享先妣之祀百世不遷也。此王莽蠱惑太后之術也。非聖世之有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臣謹按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劉歆爲之也臣因其言而考之。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此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令冢宰當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令冢宰當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卿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古今所無也考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伯夷典禮皐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之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是故天子統公卿公卿倡九牧周室之制也未聞冢宰上兼公孤下統六卿奪天子之權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王莽為之也蓋王莽於漢自名其官曰宰衡宏故重冢宰之權所以陰奪國柄專六卿之職所以牖收衆心而潛移國祚也。古今未之有也惟王莽創行之遂五年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之制也胡宏之言非其無徵也○臣謹按周禮集說云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之人今由其言而觀之若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天子內臣也

令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九嬪掌婦學之法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宮人也令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之臣也令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割亨煎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膳百羞酒正掌酒之政令醬人掌共王之六飲醢人掌四豆之實皆天子飲膳切近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是故內臣也官人也宿衛之臣也飲膳之近臣也一皆屬之冢宰是天子肘腋之託命脉重輕之權皆寄於冢宰也是制也古今所無也蓋王莽外總朝綱內制宮掖故為此制以誣天下之人也是其所以進僭擬也是其所以篡竊也或曰然則宮府一體非與臣曰宮府賞罰不宜異同王者之政也宮府屬之冢宰以專內外之權階篡竊之謀王莽之事也或曰宮嬪內寺屬之冢宰大臣所以格君心也臣曰大臣所以格君矣抑孰格大

臣毋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故曰冢宰專內外之權古今所無也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臣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或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非與臣曰愼選侍御僕從王者之政也屬之冢宰以樹外黨危道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王莽僭竊之術也非周公之書也○臣按杜祐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自地官司徒稽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輿圖萬里戶部郎中十三人而已

矣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焉戶部員外郎十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中士蓋二千八百九十八人焉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積之蓋不知其紀矣周制王畿千里而已矣設官如是其冗何也抑又有卿大夫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再考司徒之屬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田一井何從出公田之粟爲下士之祿也況於閭胥二十五家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耕給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

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詐天下之術也。自王莽剏行周制。爵五等。地四等。卿大夫士。以次受祿。故凡世之愚儒喜曰。莽行周禮。士無不受祿者矣。由是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莽遂由宰衡而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誑天下之術也。或曰。然則周禮無一足法與。臣曰。蓋有之矣。然而可法者小。流禍者大也。或曰。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皆周制之土苴也。惟莽集其大成。是故後儒之宗師莽衆矣。若天子爲人後之禮。亦王莽爲之。宋儒宗焉。稱曰聖制是也。嗚呼。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烈矣。○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臣按

孔子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故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魯人郊禘僭之極也卜郊不從可以已矣猶三望譏其可以已而不已也於是時也周有北郊則魯亦北郊矣春秋宜書曰某月卜南郊某月卜北郊矣惟聞書曰四卜郊不從不聞書曰卜北郊夫然後知古之郊也一而已矣無南北郊也○漢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義也臣謹按周禮云冬至于地之圜丘夏至于澤中之方丘猶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祀分南北匡衡張譚爲之先也古禮所無也然則匡衡者假經飾說以誤後世名敎罪人也○右將軍王

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奏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臣謹按禮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亦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南北郊。王商師丹翟方進附和丞相匡衡之說也。古禮未之有也。臣再按師丹者。附王莽倡天子爲人後之說者也。乃今復附匡衡倡南北郊之說以誤天下後世。名教罪人也。○大司馬王莽。奏言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臣謹按周之后稷。蓋配天矣。未聞以妣配地也。王莽創撰焉者也。莽之爲此禮也。媚王太后也。○王莽又云。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

羣陰臣謹按王莽既主合祭之說矣又爲分祭之禮焉是分合二禮王莽兼行之也以后配地自莽創始自是陰與陽敵矣天南地北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矣○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城南郊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宋大中祥符四年冬至祀圜丘天神六百九十位臣謹按祀天而主日配以月此禮之正也祭法曰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祀典之正也從祭天地焉可也漢人從祀千五百神宋人從祀天神六百九十位可謂瀆矣朱熹曰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排作一堆蓋不取漢宋之瀆而云也○朱熹曰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臣謹按朱熹此言。蓋不滿於合祭之禮者也。宗廟則古有其數。無其制。漢儒附會禮記之言。不足準也。○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臣謹按朱熹既云天地同祭不可矣。至是又云無北郊。是知朱熹之言。多出於門人所記。自相同異。門人自爲臆說。不足準也。臣既歷考古今異同之禮矣。伏竊原太祖皇帝之心而著論曰。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溷合而神。萬化樞紐焉。闔闢迭運。陰陽著矣。淸

濁與質。天地位矣。懸象于上。爲日月。爲星辰。奠形于下。爲山岳。爲河海。一氣而已矣。一則神。二則物。是故二氣妙合謂之神。陰陽二字謂之帝。是故合祀天地。究陰陽之氣渾闔闢之神者也。非皇祖聖知兼通幽明之故。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一。○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淸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是故合祀天地。所以流行陰陽。參贊造化

者也非皇祖聖知。知天之至達性之原其孰能與於此

右論二。○合祀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

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

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

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

下。倫類別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

類象。合祀之典禮具有焉非皇祖聖知。明於天地之性

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三。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尋釋之○遂定南北郊及朝日

夕月禮

上曰分祀禮也遂作圜丘於天地壇稍北爲皇穹宇作方丘於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圜丘昊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丘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於大祀殿二祖並配○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

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

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

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

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大臣攝祭國初有朝日

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嘉靖九年復

始立先蠶氏之祭

先蠶氏之祭自嘉靖九年始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

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

奏祭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

樂器至日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

奉鈞筐前行出郊至壇皇后易禮服拜跪奠飲福受

胙如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
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
布於織婦獻繭於蠶宮令
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洪武中郊祀祔祭諸帝王而省其春祭仲秋則遣官祭
於廟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
廟春祭　上不從令建廟于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
罷南京廟祭
始立文華殿聖師之祭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於　世宗皇帝奉皇師伏羲氏神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

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
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
禮用羹酒果脯帛
改正孔子祀典
張璁上疏曰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
釆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
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顒望
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
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
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

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以收譽遂其奸謀也國初太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

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自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君師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

故曰雖詘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降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而不出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慽也。懼得罪於聖人

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於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旣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有不得而缺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師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

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于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受之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末加聖人是謚之前
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覽之數人者
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
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
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
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
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
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
而時出之盖假設之辭非眞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
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
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辯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
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
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受之也〇一
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
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
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
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
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
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
主不用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
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

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平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

以爲書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蛋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覩聖祖詔毀天下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眞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

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不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望于神孫繼述之大者○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冪全豆十登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制。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

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為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惟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惟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面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濟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然。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視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屨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

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顔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

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盖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

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書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

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illegible]王儉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差其端，亦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答人問，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

庾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

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悖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君五人者得與從祀則漢唐以來當祀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

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禮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在諸弟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學甚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非顔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尊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

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

從祀而遹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
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
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
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
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
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
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
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
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

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没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

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傳。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

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

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

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錚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冊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萼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

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盖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　上從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玄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

立啓聖公祠

璁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珦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廟庭從祀從之

五月虜入漁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〇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

是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

力奶翁歸道病死。苑刺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哈密屢勤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棘。予則何恩。況桀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殄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況西域

賈胡倚土石以射利藉黄脈以厚生者禦之有備又何患焉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寛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桂萼致仕○更張璁名張孚敬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乃以三月朔勅諭禮官曰朕仰惟　太祖肇創洪圖奠清

宇宙掃除腥羶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累乃出中夏之元聖顧造報之典未舉而昧幼之懷罔遂朕恭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于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祭畢燎神牌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虜寇陝西

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甚將出京營兵禦之虜得利去兵遂不出○始定七廟之制

上諭禮官夏言曰　太祖以恩隆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　太祖祫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見太廟爲特尊　太祖也夏言遂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居中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別於羣廟之主足以伸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熙仁三祖得全

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李時翟鑾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　上得疏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諸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　四親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憲天稽古大釐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　上諭太廟三殿勿撤則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在太廟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為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况古七廟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隤然湫隘亦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為羣廟不惟去尊即卑不足以稱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且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

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爲儉約也今損於太廟羣廟可又損於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比隆　太祖　憲宗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主　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周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卽使廟宇既成　皇上冠冕佩王執圭服衮循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力亦不給矣議者乃曰周禮宗伯代后獻

羣廟可遣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人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潢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之時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疎祇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强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

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父子相世則可倘
弟相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
懿王而立故朱子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
孝厲爲穆夫穆王昭也共王穆子穆也懿穆孫則繼
穆而爲昭是也孝爲共弟而繼共爲穆雖於世次不紊
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夷王懿王子也穆也而圖居昭
厲王夷王子也昭也而圖居穆是孝王立而弟厲之昭
穆易位於是朱子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
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時三昭三
穆爲六代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孝王居其間於是昭王
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名爲六廟

而祀止三世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之子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憲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既不

能必其爲弟爲子建廟者亦安能預定其爲昭爲穆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哉若必欲昭穆世叙則建廟之時昭崙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左穆遙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右如此則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又不可行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爲非禮也　皇上以　皇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稱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皇上勅諭翰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寔萬世之寶訓也疏入　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

各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
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
向内門殿寢皆南向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仍内閣
辦事○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内郡又道松潘漳臘寇四川
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二復致
仕○令廵按官不得奏捷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内閣辦事方獻
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寛恤天下○冬十月虜

侵鎮遠關守將王劾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〇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郤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爲捶刑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必未悉變脅從宥非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

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做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
千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
变朝廷慮太寬乃令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
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
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
堡事朝廷已處分令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
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
御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
做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
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
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

訛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爲亂傲令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啟少頃部永師至整隊入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傲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傲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鎭兵狀間道上之清源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杭王師言官遂劾傲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

列。且指言用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官權叅攻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矣。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命輒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樊蕃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守城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詭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

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逹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以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　上不許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旣云脅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城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寇擒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罷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人不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誅爲内

應時指揮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揷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撫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泄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千懷仁與議事時允中已被劫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

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郜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贊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綏以法亡賴縱恣者過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贊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遠遁贊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撫傷殘掩骸骼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乃檄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即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差

甲午十三年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南京太廟災

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甚。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按周都鎬京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禮官夏言之議誣甚

是年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陝西副使吳　題爲經略河西以圖安攘事。内開近見土魯番。欲討牙木蘭。慶爲邊患。殺擄甘肅人民數多。雖寸斬此夷。不足以償地方之禍。倘信其狡詐之詞。放歸此夷。帖木哥乃其妻父也。必被招誘沙州住收。海賊亦必連營同往。多獲人馬。俱爲土魯番所有。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是已。甘肅之禍。不可勝言。牙木蘭决不可放還。况西域諸夷。朝夕所不可無者。茶與大黃麝香也如我閉關絶貢。則此物無由而出。彼皆仰給於我。尚敢自肆。我獨不能控其咽喉。使彼自畏耶。臣開哈密北山羌剌一族耳。内也利滿可族類尚多。我能以賞土魯番者。賞也利滿可。許其通貢。或賜以職名。此夷必爲我用

則土魯番不敢東過哈密況敢遠窺嘉峪關乎倘欲招撫此夷則肅州東關夷人添哥叭的兒可使也如我處置得宜則土魯番自不敢逞諸夷皆向化矣等因該兵部議得牙木蘭係我中國屬番幼時土魯番搶去長爲彼中頭領後因內變畏殺投降已經多官會議要置中土羈住但伊熟知我中國地里虛實假使因其請而復與之彼若不肆殘害則仍訛爲心腹搆生釁隙撥置侵擾之情雖保必無況已題奉欽依別難再議外爲照西域諸夷性土魯番最爲桀驁隨順隨叛　朝廷念彼遠夷許其效順不復深罪但土魯番爲我邊患與北虜不同蓋其國仰需於我者如茶與大黃麝香等物皆仰給

中國。若此物不出關。則彼人馬。必生疾病死亡。而耕種皆廢。故其所畏忌者。閉關絕貢也。雖其跋扈內侵。輒復要求入貢。且其自國都至嘉峪關三千餘里。中間多無水草之處。必須裹糧載水而行。比至我邊。人馬皆已疲勞。亦難深入爲寇。惟其入貢之時。經過官軍或多勒措索取。致傷夷性。抱恨而去。一出關門。即思報復。若在我處置得宜。邊備修舉。威信素著。不傷其心。不墮其計。勢必畏服。不敢不稱貢矣。再照罕東赤斤、罕東左、哈密、曲先、安定、阿端、苦峪等衛。原與土魯番世仇。先年都御史許進。加兵土魯番。曾得其力。今其遺種也利、淌可等。若我少加招徠。許其通貢。使抗土魯番。是亦一策。本官昔日曾任田州兵備。深知西夷情事。言皆

有據但事體重大通合議處覆奉欽依行移總制及撫
按等官嚴行兵守等官若遇土魯番如例輸誠入貢仰
照例驗放安插水草有餘處所許支廪餼不許縱容通
番人等生事擾害及羈留遷延指勒土馬等貨有失柔
遠之道宜諭　朝廷至仁如天許爾効順容爾通貢資
爾國用爾若輸誠納貢欵則貢可常通少有不恭我閉
關絶貢犬羊皆利我既有以服其心而又能制其死命
豈敢復爲邊患乎如果天奪其魄復如昔年入寇則一
面堅壁勿戰以老其師一面結約比山瓜沙諸夷使邀
其後待其困憊歸遁而擊之使彼大遭挫衂以伸中國
之威仍會同查勘也利滿可等夷如果可招容其通貢

以制土番。從長議處。經畫停當。使計出萬全。以無他變。
具奏定奪
翟鑾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吉囊始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兵部以
玉廷封伯例。請勅給事中覈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
御史文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不問。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弑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州土
舍岑眞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獄。襲眞寶。敗之
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岑邦相為田州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

蓄之。盧蘇專制生殺威行部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張佑任滿將求代。意邦相餽賂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下撻邦相。遂與盧蘇比。搜得岑邦彥之子曰芝。甫髫齔。佑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賺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十一月。督府以酉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邦相覺追捕不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蓄之。時時召飲食。盧蘇遣其黨黃對剌邦相。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盧蘇伏甲寢中。謂諸土目曰。賴公等之靈。疾若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

曰何故出此言也二州之人誰不同心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目與執玉慶座中斬之即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於是岑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弒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入之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壻也蘇急求救於瓛瓛遂乘虛擣鎮安真寶開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

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受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諸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肄孽遁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 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略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瞻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士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首足胷腸。皆懸於僕妾矣

乙未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馬永爲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秋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

國朝設科取士。初廣西附搭廣東。貴州附搭雲南。後因廣西人材漸多。奏准另自開科。惟貴州仍附搭雲南。今議貴州雖與雲南接壤。而山勢險絕。道里遐陬。盜賊出沒無常。秋夏嵐瘴盛發。每科應試生員。跋涉衝冒。多所殞傷。况今文教漸洽。遐方絕域。人材日盛。每科應試之士。數踰七百。中式錄文。五經具備。及舉進士。科不乏人。許令貴州建立科場。依期開試。雲南鄉試解額。准取四

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初設太倉鎮海二衛。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衢。據沙洲爲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蹤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討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

酌行事。

丙申十五年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謚

先己丑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制曰可。是年八月。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遷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帷幄。盡西一室。空虛清閟。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聖。宜

一體設假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又言
謚稱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月改謚
孝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先乙未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莊肅皇后謚大
學士孚敬曰只該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恐二字四字
未稱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
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
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
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
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

大行盛名。帝后嫓美妻以夫尊。禮宜與竝。今武宗廟謚旣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祗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　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旣用半。且陰六又合是年四月　上坐天壽山行宮。而諭禮官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　上御文華殿而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皇儲繼生。申布恩宜○詔廷臣議征安南○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勑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緣由○閏十二月以七廟成

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礫亂聖賢

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脩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
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
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祗聞于皇天默卜于皇
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
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
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
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
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
禮于太廟以祀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
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祫之典
季冬仍脩大祫禮于太廟　皇考止脩四時之祀以避

豈爾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

丁酉十六年春進武定矦郭英從享太廟

嘉靖十年間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矦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

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
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
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
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矦上　上不喜曰何上基
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
永義矦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矦下英未
進侑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
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
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
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
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一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

以後爰至武宗其間相與輔賛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　二祖九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大朝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大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庭　上不允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哀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云宜討其罪或云宜究其故乃勑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勑使至梧州廣東廉州府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覩皇子誕生頒詔命薄海内外莫不霑被惟安南以久不

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無赦　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二日使者巳至梧州府遲延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離遐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賙爲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賙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譓幼弟黎𢣚相之既又弑𢣚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隘

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以褻貢期大抵由此非眞負封豕之勢致於阻兵拒險已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疲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

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欲動干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

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徭獞狑欵。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闘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徭獞狑欵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連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

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延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耳盖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士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强弱民情休戚盖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爭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　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曁殊俗舞干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嚮應況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是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搖動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　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袢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

南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上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冐昧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岳又以書與廟堂論征交利害曰。安南之事。始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

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筭。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賙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譓為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暠及其子昇作亂。黎賙遇害。陳暠簒立十三日。國人擁譓立之。陳暠奔據其國諒山府。譓立七年。為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譓幼弟𢡟而相之。卒又弒𢡟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為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阯極南。與占城為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

不能踰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蔡都居之。凡諸峒巢爭戰。皆登庸自領將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但黎氏尚存。而接納其亂臣賊子。似亦未安。故臣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

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阯。北振旅經瘴疫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阯刺史乃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㝢然以爲殊域也。自古兵强莫過于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鎭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岳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纂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兇譎。號令嚴明。有足懾服其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

林布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岳謂勿論交阯可取與否但邊臣而議開邊不祥莫大焉嘗以趙括王恢戒之而彼不悟不但言於造也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藏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賙被

殺賊以兵破逐陳暠父子。擁立譓。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譓出奔。又假立黎廣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必有內自送款者。用力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廣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塹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椗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

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纂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以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即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敎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非見兵部所下剳付其調兵皆待總制叅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叅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外符調兵福建湖廣往返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淫溢

以至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夫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祿。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以爲孚。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宁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閒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爲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舉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

其不然待大將叅贊至日儔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畧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其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事勢叅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畧亦粗可觀謹合呈進伏乞炤亮施行○又議處安南與提督府曰安南表本時在孫僉事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愚悲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盖莫賊弒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掩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懲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爲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

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氏三王。扣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纂弑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敎。下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敎。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長。而以黎氏爲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眞僞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王英

逆云云胡不引　高皇帝聖語以斷之也愚以草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旣重爲上蓋愛惜寬而求誅此賊震懾兵威扣關謝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聲敎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眞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强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爲黷武則今之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彊行之意

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又詔行人司事與提督府曰安南之事細觀遍報廟堂持重不肯用兵之意未嘗不是此時非兵與糧之難而將爲難主上憂勞如此羣公悚息奉命内外武臣中只尋得一咸寧以爲主帥咸寧亦何嘗經行陣但以嘗經兩廣嘗試而付之爾舉天下大事必須先得其人方可以有爲若不得人而嘗試使之以至誤事不若且從容審度以待其人故曰廟堂之意未嘗不是也東塘至必經略一番兵馬錢糧與夫什物器用備兩廣之力所能爲者皆須略爲畫一之數以待之若東塘咸寧能擔當此事以兩廣與南之力爲國家開拓境土豈非奇事若未免游遲疑我有其具而

彼不爲自有人擔當此責。他日吾廣亦有辭也故曰儘

所廣所能爲盡一之數以待之。是也

罷各處私剏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僞學私剏。奉　旨

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三月賜進士茅瓚等三百二十八人及第出

身有差○虜入王林川。又入黑山門猫兒庄。總兵梁震擊

却之○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鼎臣嘗奏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

世。眞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滙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脩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眞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為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叨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

學中庸二書混于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稱學者莫知其爲道學之樞與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于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沓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遡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正則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成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

脩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歷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莒人滅鄫。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爲氏。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墓。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于深山中。貌

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于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厠衣冠之列故爾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絶崇德報功其意甚遠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矣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眞可謂功光祖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末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瀆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蒙乞勑內閣

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等因抄呈到部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第獨開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孟同功號稱述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　朝廷崇儒重道之聖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存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系之真及正

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逼拘到
官督同縣學官吏諸生并高年父老逐一訪問務求的
系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冊照
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
遷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鞏布兄弟
並顯于宋其家乘以為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
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
得其人具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啓夤緣爭
競之端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
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冊曰。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裂滅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剪羣雄之亂于四海。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狉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于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而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纘承大位。永惟祖德莫可名言。茲者不量顓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

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起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冊曰。恭惟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

承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敎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絶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光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優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某。忝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諡號祔享太廟

冊曰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於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汝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帝皇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庭則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

語喜怒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
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摛辭電發煥然其有文章實
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
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祇繼遺休茂承餘烈永為至恩大
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羣心謹奉冊寶更上
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廟號睿宗特享時祫大祫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
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上欲宗祀　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
殿是年殿未成乃大饗於宮右乾隅玄極寶殿皇天上

御南向睿宗獻皇帝西向。禮如南郊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內閣李時卒

己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不果行

時車駕將巡承天綰治行有日。復止。

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爲行邊使出帑金賞塞上將士○夏四月車駕還京

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敎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非才叨承天眷。君兹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天倫之

正復宗考廟當有之宗適者積愆深累于慈聖鸞輿遐適裒徒摧五内之傷鳳寢再圖禮厥宜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徧達于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嚴寢二十五日駐蹕龍飛内之卿雲宫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祗奏告之祀于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顯陵荅神功而躬祭社稷以及道經山川望徧兼舉諸王羣職迎覲獻誠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堯舜似祗欲伸終送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幾敎天下也今玄寢之制置既詳親體之尊安攸定但

念不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時民間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北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愼終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孫子尚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宣諭承天府百姓曰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位今日我為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

與你毋幾句言語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毋說以便那不知文理者教他便省的你毋可記着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五月以翟鑾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奉章聖皇太后梓宫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諭恭奉慈宫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莫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

一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官行是日梓官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王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官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荊州左衛爲顯陵衛始添設興都留守司○秋勑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往廣東議
征安南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皆言安南國背叛在所必討　上命待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就星夜奏來定奪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又奏乞恳正法以誅僭逆復奉　聖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

寫　勅與他於是提督兩廣侍郎蔡經檄行彼國都城
府衙轉諭莫登庸父子熟思利害審處順逆果能畏威
懷德悔罪向化束身投降即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不
許隱諱其黎寧見據何地果係黎譓第幾子從實具本
伏待聖裁遂該巡撫雲南汪都御史題爲大慶事據都
指揮王守忠呈送安南頭目范正毅齎遞莫方瀛投降
奏本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又該提督兩廣侍
郎蔡經題據副使翁萬達等呈據安南國差差頭目文
泰等齎到表文印信文書開稱本國莫方瀛父子已甘
受專擅之罪謹具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望
天朝處分爲本國臣民立命庶方瀛父子獲釋丘山之

罪而一國人民咸囿天地生成之化奉　聖旨安南國
降表朕已覽悉這事情禮兵二部看議了來說隨該兵
部尚書張瓚等會議乞將原擬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
兵部尚書毛伯溫叅賛軍務各請給　勑書鑄給關防
幷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提督
各該撫鎮幷三司等官將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合用錢
糧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乂旅
張皇天威宣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
上表請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
國人民亦無異詞總督叅賛大臣作速將其眞實情由
星夜具奏遂　勑諭叅賛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温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賙故絶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絶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登庸父子聞天朝聲罪征討恐懼省惕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 勑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參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

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眞實情由星馳具
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
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
安遐夷斯副委任之重撫鎮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參
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
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
重委其敬之愼之故勅
八月虜入宣府塞
西路叅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
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
時虜酋青台吉哈喇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

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刼罷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誹語相搖撼梁震開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悞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王將者恃衆爾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歛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逮
總兵江桓下詔獄